

我的诗生活

臧克家



库存书

——我寫不出：叫人家咬碎牙齒去咀嚼的
理論；我只能寫出這樣一篇故事，告訴我
怎樣學習寫作，怎樣學習生活。——

一 詩的根芽

如果說，遺傳對於一個人的氣質，性情，天才有着重大的關係的話不是妄誕；如果童年環境的氣氛對於一個人的事業與愛好有着幾乎是決定的關係是事實，那麼，我將把我學詩的故事在這上面扎根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仁慈，多感，熱烈，感情同他的身軀一樣的纖弱。他在每個人眼裏都是良善可親，不論親疏都對他好，就像他對每個人都好一樣。他是一個公子，一個革命者，一個到處在女人身上亂拋熱情的人。結果，女人把他的身體盜成了空洞，革命使他打一柄傘跳下城牆跌得吐血——一直在病榻上側着身子（連轉動的力量也沒有了）躺了三年，任病魔的小手一扣一扣的扼死了他。他喜歡詩，他的氣質，情感，天才和詩最接近。我常常用悲慘的耳朵聽他在一年四季不透風絲的病房的炕上，用抖顫的幾乎細得無聲的感傷的調子，吟他同我一位叔叔唱和的詩句。也許是太興奮了，也許是過去的影子使他暗傷，也許是太勞累了緣故，詩還沒讀完，蒼白的臉上便泛起紅色，咳嗽一陣，掙着一條一條血絲隨着「一口一口的白沫從口裏拉了出

來。

「護光劍影」，這是他們唱和的集子，一個叫「紅榴館主人」，另一個則是「雙清居士」。祖父和父親正相反，板着鐵臉，終天不說一句話，說一句話像釘子打進木頭裏去一樣。沒有一個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別好詩，白香山，他最喜歡。有時，在鴉片烟燈底下，他忽然放開心頭的鐵閘，用湍流的熱情，洪亮的高聲朗誦起「長恨歌」來，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聲音使我莫名其妙的感動，不是他的聲音，是他詩的熱情燃燒了我的一顆小小的心。這時候，他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他教者我同一位比我年長兩歲的族叔一起讀書，讀詩。「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的相思情，「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的吟蟬詩，在當時只學着哼一個調子，今日回味起來，却無限深情與感慨了。

他有時也用詩同我談話。記得有一次爲了一個鄉村的姑娘我痛苦得幾乎不能活下去！祖父知道了這回事，可是他却不說破它。當我走到他的屋子裏去時，他拉開抽屜取出一片紙片子，來遞給了我，上面寫着這樣的詩句：「青蠶棲綠葉，起眠總相宜，一任情絲吐，却忘自縛時！」他把這經驗的結晶，苦痛之極的懺悔的詩句送給剛剛撲上情網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

我，就是父親的一頓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開出來的一朵花。他給了我一個詩的

生命。那時節，我還不懂了解詩，但環境裏的詩的氣氛却鼓盪了我蒙昧的心。

我的庶祖母是一個多才巧嘴的人，她沒有能够好好受過教育，但她却那樣富於文藝天才。她就等於我的媒母，照看我，陪我玩，常常說「聊齋」「水滸」「封神榜」「西遊記」給我聽。在燈前月下，她高了興或我高了興，（也許是寂寞不過了）逼著她，便有很多富於詩意的故事從她巧妙的口裏吐出來。往往是仙女同凡人戀愛的故事，而最後，是一個悲慘的結局。它，常引出我的眼淚和幻想，像在地上打一個血的印記一樣，一生也不能磨滅。

還有幾個農人，特別是六機匠，我必須提到他。雖然他不認識一個字，然而我得承認他是一個「天才」，他對我文藝興趣（多半是詩的）的培植，撩撥，啓發，是盡了最大的功勞的。說他是我的蒙師，也算不得誇大。雖然，認真的這麼說出口來會成為笑話。

六機匠，是我家的佃戶，也是我家的一房遠房親戚，光桿一條，屋子裏一張織布機，一張鋤。他的房子，就是我的家——靈魂的家。兩間小土房裏的那一團空氣，吸引着每一個人，像一塊磁石吸引着鐵屑一樣。形形色色的「閒人」，帶着不同的情趣走進他的門來，爬上他的炕頭。談故事，說笑話，嬉謔譁調，逞才鬥技，神色、聲音、手勢、叫情感連繫在一起，說的人，繪形繪聲色舞眉飛，聽的人也到了忘形的地步。這時候，屋子裏烟雲繚繞，空氣活潑得像開了凍的春水

。而六機匠，更是一個出衆的故事聖手。他的記憶力強，描繪的手腕高，能把一個故事的情節，誇張的、形象的、詩意的、活枝鮮葉的送到你的眼前來，好像展開一幅圖畫。他的材料是掘不盡的寶藏，而且花樣常常的翻新。趕一次「集」回來，他便會把從說大鼓的口裏聽來的故事（每次趕集，他總不吝惜還幾個銅板的花費）增葉添枝的更生動更好聽的說給你，有時，一個英雄的金鏢投到半空去，半個月不叫它落下來，叫聽的人留一個想頭，心總是念着它。他說故事往往用韻語和腔調唱出來，伴同着表演的神態和姿勢。他是用熱情用靈魂的口來說這故事以安慰自己和別人。故事，就是他的創作，詩的創作，聽的人，被他領到一個詩的世界裏去。

有時，他一面腳踏着「機」板，手拋着棧，口說着故事，眼睛在左右的跳動。彷彿聽人朗誦一篇敘事詩一樣，機聲就是它最美麗的節奏。有多少個小庭院開着白葫蘆花的黃昏，有多少秋日苦雨的燈下，有多少風雪撲窗的熱炕頭上，有多少春天的好日子，（在醇酒一樣的豔陽下隨着他到綠色的郊原上去），聽他的故事——他的心聲，他的詩。在他的屋子裏，我認識了許多靈魂，在他的屋子裏我得到了益洋的詩趣，在他的屋裏我洗白了自己的心。

六機匠，他把詩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

我的村子像平原大海裏的一尊小孤島，岸然的，倔強的，孤僻的站立着。從它懷抱裏生長出

來的人，也同它的個性一樣。曾祖父祖父一行都戴過「大清皇帝」的「頂子」，有一顆還是「紅」的，然而爲了不願在不合理的強權之下低頭，爲了與生俱來的「傲上」的性子和正義感所驅使，寧願叫皇帝的朱砂筆把全家的功名一下子勾到底，七十歲的老頭子們剪去了蒼白的小辮在縣城上插起了革命的大旗！

「你說『縣知事』是什麼人？『縣知事』就是人民的公僕！」

這是曾祖父給我這個小孩子的庭訓。他們的這不撓不屈的精神，和愛窮人，抗強權的肝胆，給我很深的印象。後來，我在破書堆裏發現了他們革命失敗後的流亡日記，（戴着「假辮子」逃到深山裏去，親朋們望着他們像望着「一顆炸彈！」使我感動之後，加劇了對於反動政權的痛恨！

正義的旗子豎立在我的心頭上。

我生在鄉村裏，我愛鄉村像愛我的母親。我愛門前的「馬耳山」，（這個神秘的詩的影像，我不止一次的把它寫進我的詩篇）我愛兒時垂釣過的「西河」，我愛隨着季候變換着情調的惹人喜愛的原野，我愛大自然愛得要死，她給予我的太多，她在我的眼底心上，太美，太可親，太富麗了。我的靈魂擁抱着她和她溶爲一體了。

我愛鄉村，因為我生在鄉村，長在鄉村；我愛泥土，因為我就是一個泥土的人。

我和窮孩子一道玩，我們和窮人之間，沒有一條界線。他們窮得可憐，沒有田地，沒有房子，有的是一條「農奴」的身子。我曾在一本詩裏形容他們嚴重的可憐象：「一條破單袴灌飽了風，像挑起了一個不亮的燈籠」；他們窮到什麼地步？窮到：「上吊找不到一條繩子」！

在泥裏土裏風裏雨裏，作為野孩子隊伍裏的一員，我十四歲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鄉村一步。

這對於我有什麼影響呢？這影響可太大了！童年的一段鄉村生活，使我認識了人間的窮愁，疾苦，和貧富的懸殊。同時，純樸，嚴肅，刻苦，良善……我的脈管裏流入了農民的血。

這一些，你可以在我的詩的內容上，形式上，在整個的風格上找到佐證——那麼鮮明躍眼的。看見過嗎？我在多少枝筆下，成了「農民詩人」了。（我多麼高興接受這一頂冠冕！）

我的童年，正當皇帝的寶座動搖的時期，正當封建社會崩潰的時期，正當新與舊，革命與反動交替鬥爭的時期。我看到了舊的尾巴，也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我們的大家庭也同舊時代一樣，我所能趕得上的只是榮華「高照」的殘燒了，時日的逝水很快的便把它淹死。童年過去了，像一個夢。夢醒了，回頭再去我夢中人。十幾位排着號數親熱的稱道的，連臂膀日夜拆不開羣的，花一樣的，鳥兒一樣的小姑姑小叔叔們，有的牽着我的心靈

7

出了，作了孩子的母親了，死了。小叔叔們，窮伙伴們，死亡，分離，每個人都有個可悲的命運。父親死了，祖母死了，曾祖父母死了，而且，都是死得那麼悲慘。我從童年的夢裏醒來，正展一看人生，呵，人生是這樣變幻，慘痛，生活是這麼折磨着人呵。

「這一些離題不是太遠了一點嗎？」

不，一點也不遠！學習不就是技巧的磨鍊，應該是鑽進人生的深海裏去！技巧不過是詩的外衣，而生活才是他的骨肉哩。

二 新詩的領路人

我第一次寫新詩的時候，還不清楚什麼是新詩。技巧、形式、主題連這些名詞都很陌生，不必說它們的含義了。寫，是爲了好玩，爲了受一位如果說是族叔不如說是朋友的「一石」（他的筆名）的慫恿和鼓舞。今天我可以這麼說，我不遇見他，也許一輩子「遇」不見新詩。他是一個怪人，一個瘋人，一個詩人。他寫了十年的詩，然而十年的心血却是一張白紙！他在北平讀書的時節，辛辛苦勞的把吃飯的錢硬省下來印書，自己寧肯叫肚皮挨餓，這樣，他快樂，他安慰。抱着詩集抱着一顆求賞識的忐忑的心去請教胡適先生，胡先生順手翻開詩本子，眼睛恰巧落到一首叫做「夜過女子師大」的小詩上。「想那些異性的同胞們，都已朦朧入睡了。」胡先生吟詠着這兩個句子笑着問他：「人家睡了，關你什麼事？」聽了這兩句話，他便抱着詩本子，抱着一懷冰，回到了自己破爛的小公寓，頹然的倒在牀上，牀呻吟了一聲，他也長噓了一口氣。後來，他又出了第二本，第三本。他寄魯迅先生求教，得到的批評是：「太質白，致將詩味掩沒。」這個回信他一直保存着，我看過。他抱着鐵的信心到處求知，他又把集子連上信寄給梁實秋先生了。

梁先生的回信中有這樣的句子：「先生之詩，既達中國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復乏西洋詩人秘術刻劃之功……。」這一些信都不能使他灰心，他還擊了他們。他說他們有派別的成見，每個人都戴着有色的眼鏡。他「封」自己爲中國一等詩人，和徐志摩，聞一多，郭沫若……并肩而立毫無愧色。他還滿足于此，他更想衝破國界，爬上世界的詩壇。他說，他有一個獨特的風格：用土語白描。在當時，有背于詩壇的風氣，如果拿到現在來，也許被大家驚嘆爲新風格與民間氣息呢。誰叫他早寫了十五年！

沒有當年的他，就沒有今天的我。他對我沒吝嗇過鼓勵，愆息，甚至於改正，指導。如果在介紹這位詩的培植人膩友又是長友的「一石」太吝惜了我的筆墨，讀者會責備我的吧。

「我從城裏回來，

迎面碰着小弟弟

從牛棚裏出來，

面目枯黑。

走進內房，

看見父親在那裏噴雲吐霧（註：吸雅片。）

剝削我們一家人！……」

這篇詩傳誦在大人的口裏，孩子們的口裏，是作爲笑話流傳着的，他成爲衆人眼中中的「四癩」！孩子們都把他的詩背得爛熟，按着滑稽的腔調，做着鬼臉，唱它，好似小丑唱着令人捧腹的台詞，有時把詩句折成歇後語，做成笑料。

他走到街上，常有一隊小孩子追着他，甚至於扯住他的衣角笑着喊：「四癩，四癩，發瘋，發瘋，」（他的詩句）他也不惱，笑着臉子一回頭，孩子們便跳着喊着逃跑了。

「坐在一塊小石頭上——

僵，

來了鹿豕羊，

牽着走大荒。」

孩子列着架勢，向着他「唱」，把「僵」字挑在舌尖上，一頓，聲音又短促，又響亮，又叫人好笑。唱完後，他們便鼓着小手，笑着嚷着滿意的散開了。然而，一石很坦然，他的自信心漸漸的站立着！

「我的小姪女

滿臉春風，

你是需要花了吧？

你是需要愛了吧？」

這是他自己詠自己姪女的詩，而且他敢把它公開出來。

他的「碎鞋集」裏有一首「出搭」，這是自己寫悲憤的「一幅寫照」：

「出搭，出搭。（註：破鞋走路之聲）

什麼父母！

你倒霉了

父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

出搭，出搭。

X X

出搭，出搭。

什麼朋友？

沒有錢，

就沒有朋友。

出搭，出搭。

×

×

出搭，出搭。

蓋一牀油灰被

和老妻同寢，

老妻也不快活。

出搭，出搭。……」

他曾經帶着這篇詩和滿心的高興去朗誦給一位朋友聽，（這是他的習慣，不管他的人怎樣皺眉，硬着耳朵！）那位朋友恰巧不在家，太太在忙着給孩子弄尿布，孩子餓了，而且在哭。碰不到男主人，他便把這篇詩朗誦給女主人聽了，女主人玩笑的說：「這樣詩，我也能做。」「好，就請你做一首。」她即刻用心做成，用口朗誦出來了：

「孩子哭，

老婆叫，

也有尿，

也有尿，

噢嚙，噢嚙。」

她大笑，他也大笑。

他在鄉村裏，非常寂寞——靈魂深處的寂寞。然而，他敢大胆的歌唱，他敢在封建圈子裏維持一個奇特的風格。我是他唯一的朋友——詩的朋友。

「我在鄉村裏寂寞極了，

見了人就談性慾，

人家把我趕出來

撒上「攔門灰」。」（註：俗用以避邪擋鬼）

不管他怎樣怪，怎樣瘋，他是形體我就是影子。他很談諧。他有着又大又黑的臉，滿是灰臭的腳，亂草一樣的頭髮，一雙沒法提上後跟的破鞋子。笑還沒飛上臉，兩只大板牙先掙出唇來，常常有一支小短竹旱煙管，咬在口裏，嘴水順着它流了下來。他不太多說話，一說就滿了風趣。我們常跑到十里以外去訪朋友，三言五語，趣味洋溢，主人興致勃然的忙着弄茶去了，回頭來，

客人已經不見了，空留一屋子不盡的情趣和悵惘。

我們常跑到僻靜無人的林邊，崖下，去對坐半天，有時話多得使雙頰發燒，有時默默的半天無語，聽風號，聽虫叫，聽大自然神秘的語音。在春天，也遠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陽的反照下，在恰好的距離點上，看桃花樹下手把籬笆張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詩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叫黃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頭。心的小船在詩潮中搖曳着。

這也是常常有的情形：他一個人闖到一家看林子的半間茅草屋裏去，同一個青年寡婦對坐他一天，然後踏着沙沙的落葉一個人回來。

一個春天的清明節，燕子新客似的剛從遠方來，秋千架旁飄飛着少女的衣影和笑聲，花朵開在每個青春的枝「頭」。靈感借了我的手，在這個佳節的詩境裏寫下了我的第一首新詩：

「秋千架下，

擁擠着玲瓏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風吹去了。」

一石看了，比我還興奮，他驚奇這詩的第一朵花竟這樣美麗！對於最末一句，他說了一大串「好！」他鼓舞我，用口給我的自信心「打氣」，打得那麼飽！好似他可以寫包票一樣，只要寫

下去一定可以成功。

寫，寫什麼？好，看到什麼，感到什麼就寫什麼吧。如是，我寫了「燕子」，寫了……。除了聽一石朗誦他的詩以外，別人的作品很少看到，既然無所標榜，無所知，自己更覺得大胆，寫呵，寫呵，反正寫下來有「知音」擊節，朗誦，誇獎，這時候，真像從夢中借來了枝彩筆，筆正開花哩。

他的一間小草屋，便是我們「幽會」談詩的「樂園」。一個小窗子，上面的白紙，碎成了黑條子，風的小嘴一樣，呼呼的有時絲絲的叫出聲響，窗外是廁所。屋子叫一張織布機霸佔了一半去，棉花絨子扎上了灰色的翅子到處亂飛。窗下安一張小桌，桌上一方永久在口渴中的小硯台，那隻不敲帽子的禿頭筆，一堆零亂的稿子——上墳和「如廁」兩用的紙！桌子的一角上坐着一盞長條身子的燈，它永遠沒亮過，晚上，風從破窗子裏吹過來，搖動着慘白的小燈，燈下往往是一個或兩個人，閒或說一兩句話，多半是沈默着。秋夜，真怕引個詩魂來！

這是詩的世界，我們兩個人的世界。門，是「雖設而常關」的，用指節輕輕的敲一下，一石便會慢慢的說「來了」，然後走來把它打開，他知道這來客是誰。

另外一個談詩的地方，便是同我父親結詩緣的那位叔叔——雙清居士，他對中國舊詩既博又